

卖“中庸之道”，林彪就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“做绝了”，阴谋投降苏修；孔孟鼓吹“以屈求伸”的处事哲学，林彪就使用“韬晦”之术，“随机应变”，大搞阴谋诡计；孔孟鼓吹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，林彪就恶毒攻击“五·七”道路是“变相失业”，“变相劳改”；孔孟之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林彪就教子尊孔读经，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……原来，给林彪这个“特别”脑袋的“特别”“爹妈”不是别人，正是孔家店的大老板和二老板。人们记得，孔孟曾经声嘶力竭地叫嚷要“父父，子子”，有了林彪这样一个“孝子”，大概他们自己都会庆幸从此不会当“若敖氏之鬼”了。

但是，且慢！反动的、唯心主义的脑袋任其如何“长得好”，也休想逃脱历史的嘲弄，休想挡住历史的滚滚车轮。这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腐朽、没落的阶级。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，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，形而上学的。他们机关算尽，不过是在重复“螳臂挡车”和“蚍蜉撼树”的蠢把戏，永远也逃不脱“捣乱，失败，再捣乱，再失败，直至灭亡”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。孔老二“克己”了一生，“席不暇暖”，忙得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，还是被“斥乎齐，逐乎宋、卫，困于陈蔡之间”，“礼”没有“复”成，落得个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的哀叹，挂着绝望的泪珠死去了。不管林彪这个阴谋家如何“随机应变信如神”，结果还是图穷匕首见，私乘飞机，仓皇逃命，投奔苏修，摔碎了脑袋。因此，林彪所谓脑袋“灵得很”云云，只能是骗人的鬼话，其实乃是蠢得很！

林彪的这番“脑袋”奇谈，难道是饭饱酒醉后的无聊口舌吗？不！人们皆知，它纯是为了标榜自己是“天生”的“超人”，借以欺世惑众，进而实现其篡党夺权、颠覆红色江山，复辟人间地狱的狂妄野心。看来，他还真有一股子“调动一切”，“指挥历史前进”的虚劲儿！

这里不禁想起伟大导师恩格斯的话：一些自命不凡的“天才”人物，特别善于企图用他们的阴谋诡计、欺骗勾当和空谈的手段，使无产阶级运动为其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务。这对林彪说来，真是入木三分，盖棺论定！

真道是：脑袋说“灵”实则蠢，历史车轮不留情；林家王朝成幻梦，黄泉路近自找寻！
呜呼！“爹妈给的”“好”脑袋！

“远” 与 “近”

· 泛 汶 ·

马克思主义的产生，距今只有一百三十年，林彪便口口声声“马列的书离我们太远”，反对革命群众学习马列。

孔老二的“学说”距今已经二千四百多年，林彪却不仅口诵笔录、身体力行，还令

他的儿子以“韦编三绝”的精神去深入钻研，绝不嫌其“远”。

两相比较，岂不咄咄怪事哉！

其实，怪也不怪。林彪从反动的阶级立场出发，对马列怀着刻骨仇恨，自然要对其“远”之、骂之、恶毒攻击之。而他与孔老二，却原本是两个黑瓜一根藤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自然要对其“近”之、捧之、学习效法之。

“通”就“通”在这“一点”上：他们都是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，他们的一生都为倒退、复辟而操劳奔波，他们同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顽固派。

孔老二是中国历史上搞倒退、搞复辟的“祖师爷”。正因如此，所以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。也正是在搞倒退、搞复辟的这“一点”上，他们都息息相“通”，因而也便步步相“近”了。

在这里，“远”与“近”不是依时间划分，也不是从地域上丈量，而是由阶级来决定的。

君不见：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头子和那般御用文人们，不是念念不忘于“孔子的功绩”、声声鼓噪着他“令人尊敬的作用”，而对我们批判孔老二则如丧考妣、破口大骂么？他们与孔老二虽然相距万里，可真“近”得贴心！

君不见：正当我们大张旗鼓批判孔老二之际，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却吹吹打打，闹闹嚷嚷地搞什么“孔子中心”，立什么“孔子铜象”，建什么“孔子公园”么？那些华尔街的大老板们与孔老二虽然远隔重洋，可真“近”若连肢！

与中外古今的一切反动派相反，人民群众从来都是反孔派、批孔派。

孔老二当时就曾为“野人”所嘲弄，为“暴民”所包围，被称作“盗丘”，“丧家之狗”，“知其不可而为”的顽固分子。可见，与孔老二生在同一时期的老百姓们，与他也是相去甚“远”的。正如鲁迅先生所深刻地指出的：“中国的一般的民众，尤其是所谓愚民，虽称孔子为圣人，却不觉得他是圣人；……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，正是当然的事，什么时候都可以，试去穿了破衣，赤着脚，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，恐怕会象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，立刻要受斥逐的。”

至此，林彪何以“远”马列而“近”孔丘，可谓彰明昭著了。

有缘千年来相会。林彪一心一意，亦步亦趋地追随孔老二，步步相“近”，终于越过二千四百个年头，追上了孔老二。当年孔老二乘木筏子流亡海外的“遗愿”，被林彪坐着现代化的三叉戟飞机去“实现”了。当林彪去拜谒他的“祖师爷”时，这位“圣人”一定会由衷地慨叹曰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从我者，乃林彪也！”